

三彩风·专栏

【青墨红尘】



■ 李青

专职编辑, 业余写作, 中篇小说《谁都救不了你》曾获《当代》文学拉力赛冠军。伪装的“情感专家”, 著有《读懂老婆, 做好老公》《读懂老公, 做好老婆》。

我对巧克力的印象, 最早来自小时候常去的副食店, 柜台上大玻璃瓶里裸装的, 黑的、白的、黑白相间的, 散装称重, 称好后用一个塑料袋子拎回家。

这样的巧克力甜倒是甜, 但除了单纯的甜味, 我并不觉得它好吃, 硬硬的、干干的, 甚至比不上大白兔奶糖。当时我还感到很奇怪,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吃这种东

情人节的巧克力

西呢?

后来有一次, 我到父亲的办公室里玩儿, 他的一位同事给了我一块红色镶黑边包装的糖果。我撕开一看, 原来是巧克力。那颜色与副食店里卖的干涩晦暗的巧克力显然不同, 表面润泽光亮。我掰一块放进嘴里, 马上就化了, 甜味丝丝渗进心里, 唇齿间挤满了香味。我这才知道, 以前吃的都是赝品, 真正的巧克力原来是这样的。

再后来, 我知道买巧克力首先要区分“代可可脂”和“可可脂”, 现在还懂得要查看可可脂的含量, 达到70%以上才是纯正的巧克力, 这样的美味并不是那么容易吃到的, 一般超市里出售的巧克力, 有30%可可脂含量的, 价格就已经贵得离谱了。

钱钟书在《围城》里通过方鸿渐之口, 把一夜之欢的鲍小姐比喻为朱古力。这是巧克力的另一个更洋气的译名。只有尝过真正的巧克力, 才能体会出这个比喻的精准, 黑、甜、香、软, 那正是情欲的样子。

用朱古力来诠释欲望的不止钱钟书, 朱丽叶·比诺什在《浓情朱古力》中, 用几粒小小的朱古力, 就把一个宁静的小镇搅得天翻地覆,

她不过是唤醒了小镇中人们被压抑的各种欲望。

人的欲望得以自由伸展,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开端, 我们把它称为“文艺复兴”。

但这又不能过头,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, 让情欲赤裸裸地出街显然是不行的, 要先给它穿上漂亮得体的外套, 于是暗示情欲的朱古力, 就这样化成了明示爱情的信物, 成为情人节的专属礼物。即使在女孩子对体重的增加严防死守的今天, 在情人节收到巧克力, 仍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。不知道她们是否心知肚明, 当一个男孩送出一盒精美的巧克力时, 他想表达的意思, 除了“我爱你”之外, 一定还暗含了“我要你”。

情人节又要到了, 而且还配合着中国的元宵节一起到来, 不知道又将会有多少巧克力传递着爱与欲的信息, 有人欣喜, 也会有人伤心。

有一首粤语歌叫《朱古力万岁》, 说的是爱情短暂。情人随时都会离开, 只有朱古力随手可得。

在今年的情人节即将到来之际, 说这些也许有点儿不合时宜, 但巧克力真的可以让人心情愉快, 即使是自己买的。

【凌秀生活】



■ 梁凌

喜读书, 爱思考, 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, 一边阅读, 偶尔作文养心, 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暖暖的歌

除了放鞭炮、吃饺子, 年, 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, 比如歌声。

谁也不曾留意, 这歌声, 是从哪一天飘起的。它来自一间小屋, 很简陋的小屋, 倘若你没有看见它, 一定会把它想象成林间的小木屋, 或开满鲜花的大房子, 里面呢, 也一定住着天使。

顺着歌声找寻, 你会发现, 这只是我们小区的保安室! 里面也没有天使, 只有一个黑脸汉子, 戴着蒙古王的棉帽, 正摇头晃脑, 唱得忘情。别人唱歌多为表演, 他唱歌是真心陶醉。有一次, 我忍不住跟他搭讪: “你学过声乐吧?” 他大大咧咧地说: “啥呀, 瞎唱!” 说完, 他又高歌进屋了。

屋里, 站着门卫师傅。我突然间明白, 大过年的, 只有门卫师傅不能在家吃年夜饭, 且要独自度过寒夜。那唱歌的是小区的人, 因怕他寂寞, 特来陪他热闹的。

门卫师傅五十来岁, 长得高大, 戴着眼镜, 穿军绿大衣, 像文职军官, 长年值夜班。我深夜归来, 他轰隆隆拉开大铁门, 为我开道, 之后重新上锁。春夏秋冬还好, 冬夜寒气逼人, 我为打扰他而深感不安, 说谢谢都显太浅, 他却总是笑着说: “没事的……”

他是个爱读书的人。有一次, 他问我, 家里可有小说? 我回家翻出两本给他, 没几天他就看完了。他还书称得上“隆重”, 两本旧书被他用塑料纸包起来, 恭恭敬敬地双手奉上: “谢谢!”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还书仪式, 它留给我的震撼! 那是爱书人对知识的敬畏, 是文化浸泡出来的涵养。

白天看门的是杨师傅, 他是一个瘦老头。小区人见了杨师傅, 忍不住想跟他说话: “杨师傅……” 杨师傅笑着回应: “哎——” 这时候, 说话的人却又不知说什么。其实, 我们只是想叫他一声“杨师傅”, 觉得心里舒服。

杨师傅的爱人高大且胖, 走路蹒跚。她平时扫院子, 下雪扫雪, 过年扫一地鞭炮屑。她还负责处理小区的垃圾。夏天, 苍蝇乱飞, 臭气冲天, 她把垃圾一袋袋倒出来, 压在车上, 大清早拉出去。杨妈妈笑的时候, 眼睛眯成了一条线, 让人感觉太阳般的温暖: “梁凌呀, 又有你的信啦……” 她说话时拉着长长的尾音, 像唱歌。

在这样的大院子里, 你不认识别人, 别人却可能认得你。昨夜, 大雪, 我在外面找先生和小女, 刚走到超市门口, 想打电话问问, 有人一指: “他们朝面包房方向去了。” 他怎么知道我找人? 定眼一看, 他是我们小区的!

我们小区是这样一个人: 房子很旧, 楼间距很窄, 窄得几乎容不下一棵树, 但它洋溢着浓浓的暖意。每年桂花飘香时, 小区里168户人家, 一家做两道菜, 一院子人坐着吃。那场面, 仿佛秋天里的童话, 像一首暖暖的歌, 那时候如果你从门前经过, 也许会说: “这哪里是邻居, 分明是一大家子嘛!”

【信马由缰】



■ 马继远

70后, 洛阳土生土长, 现在深圳谋职, 闲时鼓捣散文, 常被误认为老年作者。

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末, 我来到了深圳中英街。

小时候, 我就听大人说起过中英街。如今, 香港早已回归, 中英街的名气也已大不如从前。我到深圳工作后, 申办了港澳通行证, 到香港玩耍很方便, 对中英街自然少了兴趣。此次前来, 只为重温小时候的梦。

过了沙头角关口后, 我走过一座小桥, 看到一块方形石碑, 载明中英街界碑被列为广东省重点保护文物。石碑背面简单介绍了中英街内界碑的历史由来: 1898年, 中英两国签订《展拓香港界址专

条》, 英国强租新界地区, 次年3月18日, 双方勘定新界北部陆界, 中英街由此保存了8块界碑。

这让我惊奇, 想不到此处竟有这样的历史遗存。在中英街, 我一次次审视、抚摸那几块及膝高的方柱形界碑。界碑经风雨剥蚀, 朝深圳一面刻着的“光绪二十四年, 中英地界第×号”以及朝向香港一面的英文标志, 都已略显模糊, 无声地诉说着这些石碑的沧桑历史。

中英街南北走向, 长不足250米, 宽不足5米, 界碑东、西两侧分属深圳、香港, “一街两制”, 被称为“特区中的特区”, 成为深圳八大景之一。街道两侧店铺林立, 香港一侧的店铺, 招牌多用繁体字, 这不奇怪。出乎我意料的是, 香港一侧的店铺大多低矮破旧, 深圳一侧的店铺却宽敞明亮。两侧店铺里的顾客都不少, 但香港那边更多, 说明香港对游客更有吸引力。

街道中段4号界碑旁有一棵古榕树, 是中英街一大奇景。此榕树栽种于清光绪十四年(1888年), 已是百年老树。古榕树盘根错节, 扎根于深圳一侧, 枝繁叶茂, 覆盖在香港一侧。此种形态, 在香港回归祖国前, 很自然地被人们解释为“根在祖国, 叶覆香港”。街北

段靠深圳这边的一口古井, 据说凿于清康熙年间, 算来也有300多年历史。古井的寓意也被升华为“同走一条街, 共饮一井水”“饮水思源”等。

中英街最南面1号界碑附近建有警世钟厅, 镌刻着那些影响香港和中英街的重大历史事件。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外侧墙壁上, 镶嵌着一行银色大字: “3.18沙头角勘界日”, 提醒人们勿忘历史。博物馆内是一些历史教育、民俗风情展览, 有一张旧照片给我的印象较深, 上面有两名荷枪实弹的中、英士兵, 在界碑东西两侧对视, 有点儿虎视眈眈的感觉。

对峙, 早已成为过去。可在中英街外, 游客仍不能自由行动。香港那侧与中英街交叉的一条胡同, 房舍矮旧, 我想入内探看, 却见一块警示牌上有这样的警示语: “你已进入香港区域, 如无合法理由进入或逗留香港, 你可能会被拘控。”我只好止步。

逛完中英街, 我又把沙头角镇转了个遍。与中英街上的熙攘、喧闹不同, 小镇内街道整洁, 房舍规整, 绿树葱茏, 安静雅致。这不正是我小时候想象中的香港模样吗? 可这里属于深圳。

沧海桑田, 时代真的不一样了。

漫步中英街